

发型师安迪

□ 安 宁 (广东深圳, 职员)

刚到深圳, 先生说某某天桥下有个理发师, 理一次, 八块钱! 我不敢相信, 哪怕三线城市的老家, 理发也要小二十元。好奇的我, 跟着他到处找那位理发师, 终是没找到。一天, 楼下保安说保税区花园空地上, 有位70多岁老人给人理发。好几次, 我们也去凑热闹, 理一次12元, 男女一样, 老人只剪吹, 不洗。老人是四川人, 30年前来深圳, 靠理发挣钱, 在老家给两个儿子一人盖起一栋房子。后来, 先生又带我去沙尾村理发, 那家理发店名“红都发廊”。一听这名字, 我猜老板是江西人, 这几年, 我基本在“红都发廊”理发。

最近发现红都发廊成了卖煎饼的。斜对面新开一家时尚理发店, 我拎着女儿给我买

的染发剂, 推门进去: “烫一下, 染一下, 一共多少钱?” 老板见我手里拿着染发材料, 不高兴地望我一眼: “我们这里不带加工, 烫一次188元, 染一次也188元。”

价格谈拢, 老板喊来师傅, 一位叫安迪的男子, 湖南汉寿人。听他说, 1991年出生的他, 初中毕业考上县重点高中, 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那时流行学电脑, 他去电脑培训班学了半年。这时, 他姐姐的朋友从深圳回去, 说有工厂招工, 一个月收入2000块。他向往深圳, 就投奔而来, 却只在姐姐的朋友介绍下去一家小工厂打工, 一个月700元。那是2005年, 他15岁, 父亲不放心, 一路汽车、火车送他到深圳。

工厂干了一个月, 安迪觉得这不是他

想要的。2006年回家过年, 一位在深圳做美容美发朋友推荐他进入这一行。其间, 他还去过上海、日本东京学习专业理发。2014年, 他在世界之窗附近和朋友合伙成立工作室, 网络预约, 私人定制。他的客户中老师、公务员比较多。

“做任何事, 贵在坚持。”他得出结论。有段时间, 他厌倦给人理发, 跑去贵州, 帮他堂哥打理童车生意。做了一年, 发现隔行如隔山, 世上没有轻松活, 想着还是做回自己老本行, 回深圳理发。现在的店, 他没有股份, 老板包吃包住, 生意好的话, 每个月有一万元, 不好的时候七八千元。

理完发, 我加了安迪的微信, 看看什么时候让他给我设计一下发型。



去看一棵树

□ 陈慈林 (浙江杭州, 国企干部)

许多年来, 心里一直放不下一棵树。

这棵叫普陀鹅耳枥的树, 是地球上目前唯一存世的野生原株, 其珍稀程度超过动物界中的大熊猫。

认识这棵树是从《中国名胜词典》上, 彼时没钱也没时间游山玩水, 只能在词典上过瘾, 偶然间看到了鹅耳枥, 从此心中种下了这棵“草”。

这棵树其实离我很近, 就在普陀山, 直线距离最多300公里。但我此前三次到普陀山, 都阴错阳差地与它失之交臂。

第一次在宁波开会, 与同行的工会主席老沈顺道游普陀山。鹅耳枥在普陀山主峰佛顶山, 说是主峰, 其实海拔仅291米,

还不如杭州北高峰。普陀山很小, 那时游客少, 也没有代步的交通工具。游过几个景点, 当我提议从法雨寺登佛顶山时, 当时年近花甲的老沈腿脚不便不想爬山了, 我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陪同他打道回府。

第二次是单位搞团建, 我兼领队。杂务缠身, 再次无缘佛顶山。第三次, 朋友安排我与老伴参加普陀山一日游, 行程上却没有佛顶山。我本打算中途离团, 自行上山, 但几位老同学相约在宁波等我聚餐, 我只得再次遥望鹅耳枥而叹。

前不久几名老同事相约自驾游普陀山, 我终于有了一偿夙愿的机会。

从法雨寺后侧有上佛顶山的索道, 但

排队至少超过半小时, 大家决定徒步登山。海拔虽不高, 但平时缺乏登高锻炼, 不到三分之一路程, 就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在当地朋友指引下, 我终于在慧济寺侧峭壁旁, 找到了心仪多年的鹅耳枥。

如果事先没做功课, 也不注意树边的说明牌, 没人会注意这棵被誉为“全球独子”的野生原株。

因为在一般人看来, 它的外貌与其他树木没有什么大差别。但1932年我国林学家郑万钧发现它时, 曾是植物界石破天惊的大新闻。如今, 以它为母本的万千棵鹅耳枥已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 我也终于看到了这棵树。

